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创作谈

我常常在湘西的崇山峻岭间穿梭,静坐山巅某处,望着绵延起伏的群山。那时候,我是寂静的,像大山多出来的部分。或者是一块石头,一棵枯树,甚至就是一堆积雪,一团云雾……

远方来的友人曾与我说过:你们这里的山真大,但是好像很荒凉。我说不是的,这些山中到处都是村寨,只是看不到而已。某日大雾茫茫,再驾车带友人穿梭群山,沿路不断听到吆喝声、呼唤声和唱山歌的声音,却见不到任何人影。我说你看,他们都是生活在云雾中的神仙。夜晚,我们从山顶望去,只见群山之中,到处都是灯光聚集,灯火闪烁,仿佛神的居所。那些灯火,正对应山顶之上夜幕中的群星,那种寂静光芒的辉映,让人忍不住流出热泪……

每年春耕时,赤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那温暖、踏实的感觉源源不断传来,仿佛踩到了人间最舒适的地方。祖父经常赤脚耕地,父亲也是。因为少年的经历,使我对我对大地深信不疑。即使在工业文明的大城市打工,依然没有忘记大地。种上豆子,收获豆子;种上红薯,收获红薯,大地从来从不欺骗人,从来老实厚重。有一年,我看到人们从土里挖出新鲜的果实,放上祭坛;有一年,我在小山村的河边,看见群星在水里荡漾,光芒在天地辉映。大地正源源不断地给予我很多东西,不断滋润我、喂养我。我就像土地上的那一粒麦子,慢慢长大、饱满、成熟。大地让我深信,那潮湿的泥土深处,藏着人世最深的秘密。

很多时候,我已经不再刻意去写诗了,因为大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诗歌。诗歌就在那里,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它捡起来,打磨好。就像山里的农民摘一颗野果,去皮或者去刺,就是一颗香甜的果实。所以,我的行走时间远远大于创作时间,行走让我看见,让我听到,让我收获。而在湘西这片大地上,到处都是诗歌,到处都是音符。我所写出来的诗歌,都是大地告诉我的,大地才是第一作者。

行走多了,自己就和山水一样了,和草木一样了。山绿水涨是诗歌,草木枯荣是诗歌。不需要多说什么了。“大地静谥不语/唯一回答人们的是/缓缓升起的缕缕轻烟。”(《大地颂》)这“轻烟”是什么呢?如果在老祖母祭坛的手中,那是宗教;如果在祭奠的人的手中,那是生死;如果是田野升起的,那是粮食的光泽;如果就在大地上,那是知识与教诲……大地是充满智慧的,而脚踏大地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有一年,秋天收稻时,我的叔父告诉我,剩下的几兜稻不要收割了,留给过冬的鸟雀;有一年,和父亲种地时,父亲指着

如果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职业划分,我还真不敢称自己为诗人,因我自觉自己的诗歌写作水准还没达到真正诗人的层次,所以我还是习惯介绍自己是一个小木匠。这些年陆陆续续发表了不小的作品,有时不免有些自得,有些骄傲,但每每读到国内外同行的优秀作品,相比之下立刻泄气,又不免完全没了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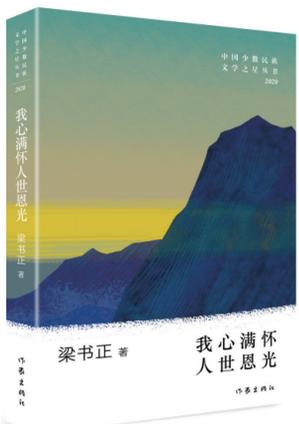
想想我的生活也总是在这样愚得患失中度过,曾经做过记者,做过舞美设计师,做过电缆销售员,开过工厂,搞过广告,还梦想进行过软件开发,后来做了木匠,搞了一家实木定制品牌宁王府,这些职业每一份都取得过一些成果,但是也都经历了许多的挫折,看到过无数成功典范与神话,也见多了人间的败坏与丑陋。自己成功时兴奋,失败时懊丧,甚至有活到脸都没有的时候,还有恨不能放下全世界独自跑到西藏躲起来的时候。幸好我有一直伴我的诗歌,一路助我体验无常,悟道生命。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把效法天道作为安身立命之基,强调今生今世的积极践履,儒学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则强调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人生的意义与生存的价值终究要有一个定义,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不断地追求和感悟。我想,诗歌便是我领悟生命的最载体。于是,这些年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有一面诗歌的镜子在旁边进行观照,它默默地记录了一切。有时候我截取一些片段,拿出来发表,大家就看到了某一时期的我。我也常常把这些片段摆在某一时期前审视,这个是我,那个是我,这个是非我,那个是非非我,有时候我会疑惑,难道我的身体中还有另外的我?有时候我会骄傲,原来这才是真性情的我!有时候别人会成我,有时候我会成别人,有时候我会是一块陨石,有时候我会是一截月光,那只孤独的乌鸦是我,那只钻进草丛的汽车是我,那个在海边吞下发苦的啤酒是我,那个像老鼠与连衣裙一样瘫痪在秋千上的人也是我。

那么多的我藏在镜中,这是多么神奇而美妙的事儿,于是我醉心于进出魔镜,在镜子中追上前面每一个赶路的我,扳过他的肩膀与他对视或对话,有时候会亲吻他,有时候会辱骂他,有时候会扭打他,有时候会祝福他,有时候会娇惯他。我曾经

倾听大地的回声

□梁书正(苗族)



新鲜厚实的土壤说,这一生,只有土地让我感到踏实;有一年,祖母教育莽撞的我,你不要小看这里了,这里天上地下都是神明。当我独自在武陵山脉之上,想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于是,才有“经过村庄,我是老农/经过稻田,我是谷子/经过河流,我都是一滴水了。”(《独坐武陵山上》)没有什么让我骄傲的,如果有什么荣光,那都是来源于土地和土地上生长的一切,源于土地的教诲和引领。而恰恰是这一切,让我重新获得了源泉和力量,重新“听到来自穹宇深处的回答”。

提笔的时候,我不再把自己当作主角,也不敢大刀阔斧地搬弄技巧或者大肆渲染。我低下身来,静静地听大地呢喃,听大地说话,你听,村庄需要一声鸡啼,山河需要一件袈裟。你听,那鸟鸣啾啾,山河葱茏;那泪光盈盈,尘世温和。你听,田野里每一粒洁白的稻米,都是雪的另一枚真身;你听,我那在厨房煮饭的老妈妈,是菩萨最新的一次转世……这些,都是来源于安静地倾听和大地的告诉,慢慢的,我渐渐成为一个倾听者、记录者,我感受这大地的一切,并时常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渐渐看到一个崭新的自己在远方走来。

这是大地最自然最本质的回声。我和诗歌,就是这样慢慢地互相修正了彼此。安静、平和、虔诚、风轻云淡、与世无争。我早已如此,也乐于如此。我听着自己的内心,跟着风走,随着云走,伴着流水走。走着走着,我就越来越快乐了,快乐,又何尝不是诗歌呢?生活中一句温暖的问候,在世间的微微一笑,都是诗歌的化身。所以至于还不能写诗,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而重要的是,诗歌教会我的责任、诚实、谦逊、慈悲、宽恕和爱,在不断地修正我、完善我。

那么多的我藏在镜中

□宁延达(满族)



把他们塞进汽车拉到很远的地方埋掉,也曾经把他们放在火堆上一一烧死,也曾经为他们振臂呼喊客观点赞,也曾经在一路上撒下花瓣竖起无数墓碑。总结起来看,真是赞美他们很少,包容他们很多,同情他们很少,怜悯他们很多。

当然,即便怜悯,我知道那些我也并不孤单,因为每一个读我的人也会成为我,要不然就会被那个读到的我拉到我的镜中,因此在我的镜中也曾遭遇过太多看上去非我的人,那里面或许有你,或许有我,或许有你,因此我的镜中世界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非独我的世界,更为有意思的是,我们都能够在现实的世界与镜中的世界之间自由进出。

有一次我参与一个诗歌的网络比赛,短短两天的拉票,使我收到了太多的感动与祝福,至1172票又一次冲上第一之际,我终于决定不再拉票,这个活动大概是检验朋友友谊和情分的法宝,我承认,至此已经快到我能发动的私交的极限,再往下走,我将变成与几个不相识的作者间扭曲的角逐,一旦我不达目的不要休的魔鬼情怀放出去,说不定会选择投票软件,那一

因为倾听大地,你还会听到这些声音:我们村一个老人都死了好多天,臭了才知道。有一日,父亲和大舅坐在土坎上的谈话:“假若我瘫痪了,就喝一瓶农药”,“假若我瘫痪了,就找一根绳子”。作为儿女,我们守在身边,老人尚且有如此想法,不知道独自留守的老人该有怎样一种绝念。曾看过一则报道,一个老人病重了,儿子请假回家,可等一天不死,等两天不死,儿子到床边说:“爸,你怎么还不死,我只请了七天假。”一句话,老人当即咽气。究竟是什么在一点点摧毁我们日渐缺失的人伦?究竟是什么让人性蒙上一层厚厚的灰?

有一年在火车站,看到一个准备外出的农民工,他用行李包着一张遗像。而我也曾有这样的经历,在奶奶病重的时候,我没有回去,奶奶在故乡等死,我在远方,等着她死。这是永恒的伤痛,这也是大地上生长的诗歌,是伤口中开出的花朵。有一日,经过一个寨子,看到一口修好的水井,上面写着几个字:“盼乡泉”。再细看旁边的小字介绍,才知道是一个在外打工的人出钱修的,为什么叫“盼乡泉”?到底要“盼”些什么呢?我想,那个在异乡漂泊的人心里一定有答案。

因为行走,常在外借宿,有一次登白塔寺,天已经黑了,当晚夜宿白塔寺,风雨大作,一根亮着的蜡烛上,三只飞蛾扑来扑去,真是飞蛾扑火啊,再听那风声雨声,忍不住热泪盈眶。于是,就写了这样的诗句:破墙破窗破壁屋,风雨声声入耳际/一整夜,都没有入睡……//灯烛还在亮着,三只黑影扑来扑去/粗看以为是飞蛾,细看才知是/屈原,杜少陵,梁书正。(《夜宿白塔寺》)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一双盛满汪洋的眼睛。除此之外,别无他用。亿万年来,为什么我们脚下的土地永远厚实,从未抱怨?那是为了让低在尘埃中的万物,都能从中获得永恒的慰藉。亿万年来,为什么我们头顶上群星璀璨,从未熄灭?那是为了让所有低在尘埃中的万物,都抬起头来。

我愿每个人在倾听大地回声的时候,能心怀大彻,头顶明月高悬。我愿每个人都听到大地深处的回声,用心地记录这片大地告诉我们的一切。

大地慈悲,愿你听到草木流水的回响,也听到艳阳高照的祖国,也听到破窗之外家国的风雨,也听到苍生共同的呼唤和祈愿。在这个美丽的星球,我们需要听到这些回声,就像母亲听到幼儿的呼唤,万物听到春回大地的暖暖的脚步声。

定改变了赛事的本意。但是那么多朋友的爱被我感受到了,也使我的2020年元旦过得意义非凡,永不能忘记那么多朋友发来留言,盛赞我的作品,那时我心内骄傲,被大家抬得飘飘然,感到自己的作品必然第一,然数次发现我好不容易升到第一的票数,瞬间就被另外的对手超越几百票,心中开始出现愤怒。犹记那几天,老人亲自为我拉票,她还在自己的微信中评价我的作品:一个漂亮的大组诗,和年轻人一样鲜活、生动、朝气蓬勃,不少句子经典一样让人过目不忘,“把一个人拥进人群,他立刻成了一群普通人”,当然远不只这一句。整组诗既深刻,又旷远,既炼达,又随意。很喜欢!祝贺延达!棒棒!犹记歌风老师打开第一次为别人拉票的闸门,无数诗坛泰斗亲自给予点赞,犹记我的好朋友们逐个在自己的群里发红包、搞接龙,晴朋李寒、赵旗、立杰等兄弟姐妹半夜起来不忘再推一次链接,犹记很多不相识的朋友在后台温暖感动的留言,鉴于我的心已经产生虚幻的自满与虚荣,也自省于我的拉票举动也像别人找我投票一样自己心中也时有不愿,由此及彼肯定也为太多朋友带来了干扰,更因为2020年老实做人,扎实做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跨法律红线,不为违心的事付出成本,所以决定不再采取任何拉票举动,任由自由投票!

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又不免珍惜起那些镜中的我,并为自己感到幸运,尚有多少文人的无奈,不是在一生中遍遭白眼与鄙夷,就是在贫困与疾病中皓首穷经,更有遭遇无耻小人落井下石、造谣生事,直到恨不得将那些文字的对号打落十八层地狱之辈。而能够获得这么多温暖与感动了我,幸甚至哉!同时我也想,既然我制造了魔镜,又在自己的魔镜中照了我,塑造了我,记录了我,再且再盖,那些我也已经变成了独立的我,他们都曾在某一时刻拥有过一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我也许应该给他们一个立足于世的机会,于是2020年我申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得以使推出我魔镜的一部分诗集集合成一本书集。

评论

泉水洗过的声音穿透喧嚣

□刘立云

写这篇序言之前我还不认识梁书正,两人从未谋面。但我知道他,读过他许多诗歌。几年前我在草根诗人研讨会上初次见到梁书正的名字,1985年生在湘西花垣古苗河下游一个名叫黄连沟的村子里,是贫困苗寨的一个苦孩子。或许说出来怕人们联想到穷山恶水,几年后他在诗里改为洲上坪的故乡,贫穷、落后、偏僻,像一匹疲惫的看家狗瘦骨伶仃地蹲伏在峰峦如聚的山冈上。古苗河在低低的山脚下流过。靠天吃饭的土地只能用来种植包谷等旱地作物。落入俗套的家庭背景是父亲多病,母亲失聪,几间烟熏火燎的屋子在风雨中飘摇,五百薄地只够一家用来苦度岁月。他的童年,是开着还裹着棉袄,寒冬腊月仍穿着薄薄的单衣那种,上学的路上无论多么冷或多么热,都噤声啪啪地光着两只脚。但他像所有后来有出息的孩子一样,小时候非常懂事,放牛、砍柴、拾粪、挑水、煮饭、带小妹妹。父母见他如此听话,除了读书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咬着牙有一年一年供他。他呢,渐渐地书读多了,也渐渐地有了心事,发呆的时候总是痴痴地望着远方,在心里默默地把贫穷、落后、苦难、悲伤这样的一些词,咀嚼了又咀嚼,掂量过又掂量,淡淡苦涩总也挥之不去。想不到十几年后得益于精准扶贫,他故乡那个仿佛被时光遗忘的村子终于被时光想起来了,进而通路、通电、光茫漫野,而他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从村子里走出去,远远地走出去。

2008年在省城长沙读完大学,这在湘西,在他们穷乡僻壤的黄连沟村,已是凤毛麟角了。但当他把行李背回家,准备全力温习课程,拼命报考公务员,忽然看见室内空空,家徒四壁,墙上糊着的纸被风掀开一角,在那儿记着父母为供他读书而欠下的一笔笔债。正值中年的父母腰已弯,背已驼,两眼枯涩,记忆中的乌发不知什么时候变得莽莽苍苍,像山顶上覆盖的积雪。那一刻他泪如泉涌。哭过后,他不悲天悯人,也不枉自菲薄,对父母说他不再考公务员了,他要去南方打工,先帮家里把债还上,过上像样一点的日子。然后,他背上还未打开的行囊,踏着村前芳草萋萋的小路,走了。而且一去就是8年,相当于打了一场抗日战争。

梁书正8年的打工生涯是先后在广州、东莞、深圳、惠州等地度过的,8年来在南方晴朗但闷热的天空下,他四处奔波,数度辗转,饱受生命的颠沛和生活的煎熬。最早从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毕业,有大学学历,他被最先接受他的那家企业列为储备干部。但他是看着报纸上登出的广告自愿去求职的,照样被安排在8个人一间的屋子里,同普通农民工一样加班加点;照样扛货、开机、跟机床师傅们一起三班倒。他知道自己必须入乡随俗,必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冰冷的现实只能接受而不可逃避。但拐弯的地方是太阳,只要能挺住,咬紧牙关朝前奔,就能获得回报。许多年后回顾这段经历,他不无庆幸地说:我的梦想不仅是打工。当才华不能支持梦想的时候,只有不断地去学、去做。

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萌动诗情。在异地他乡耿耿难眠中写下的第一首诗,题目叫《在异乡麦地》。接着是《铁架床上的青春》,是《心疼》《乡愁》,是车间闷热,机器轰鸣,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手指才不至于被齿轮咬掉;是分离的无奈和苦,与家相隔千山万水的孤独

寻找世间的光亮

□王冰

在鲁迅文学院工作多年,培训过的学员粗略一算,也能有3500位来自祖国各地的优秀作家了,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来去匆匆,短暂的学习之后,便又各自回到各地,各忙各的事情了,慢慢就淡忘起来。当然也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学员,其中就有宁延达。

宁延达的诗歌创作,首先要解决的是诗歌之智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因素,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从具象到抽象,从细部到开阔的创作道路。宁延达的诗歌一般都是从一个具体的物象开始的,比如《大雪》《狗与药片》《蝴蝶》《情书》《药片》《车过临潼》等,都是如此。他习惯于从诗歌所写事物的具体细部,走向或者到达一种更为开阔的抽象,走到智之为智的地方去。在《傍晚的不安》中,他这样写道:“空”围绕着枝杈上的乌鸦/三两声悲凉的叫/把天空拉得远远/门前的藤椅兀自摇晃/在冰冷空气里散发孤凉/藤椅上的我不见了/留下了一团不安的空气/我来到一个孤独之境/内心长满荒草/乱风吹拂/双眼涌出惊惧而冰冷的雪水/我甚至不敢抬头看那树梢/一直侧耳等待那只乌鸦的啼叫/我生怕一抬头/就遇上那荒凉的枝杈/也会空空如也”。其中那些细碎的事物,包括时间,流动在“被柏林禅寺的钟声击散在深沉的大雨里”;而在“被生命遗弃在无法领会的宿命里”,不论是“你看见的”或者“看不见”的,其实都“盛开在芬芳的季节里”。而做到这一点,诗人要做到首先是激情与理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即在外界事物、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体升华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宁延达的诗歌是具有这样的特点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原点,他的诗歌创作对于具象的选择,才是相对宽泛的,加上他那种理性的力量对诗歌的介入,使得他的诗歌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不但没有进入盲目与混乱的境地,反倒在其中呈现出一种丰盛繁复的诗歌景象。我想,这应该是宁延达从文学的精神价值出发,触及到的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主体架构的探索与尝试。

宁延达不但具有这种诗歌创作的艺术倾向与实践,而且有能力在混沌中将智性的诉求表达出来,将其中的善恶不断彰显,将恶或非正义的毒刺看穿、拔出,剥离开来,创造一种充满智慧和纯净的诗歌叙事。由此,我们看得出宁延达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凭借着这一种释放艺术魅力的有效形式,通过还原现实本真状态的无奈甚至残酷,使得在庙堂、云层之上的诗歌,回到了民间和地面。就这点而言,即使宁延达在诗歌自身建构方面还依旧略显残缺而模糊,甚至是表现出

和寂寞;或者农民脚上的泥巴,父母和妻子的望眼欲穿,还有土地、庄稼、群山、河流、村落、炊烟、寺庙、菩萨等等。总而言之,离不开底层和苦难,离不开辛酸、冷落、焦虑、奋力挣扎。渐渐的,他被文学刊物注意到了,开始一组组发表作品,为此,他自撰的简介也带着淡淡的苦味:“梁书正,湖南湘西人,苗族。打工。写诗,喜欢骑车,行走。孤独的时候就写诗。”

我带着先入为主的心理读梁书正的这本诗集。我从头读到尾,用颇具挑剔的眼光读作品,也读写日期。分四辑共170首的一本诗集,当我从第一首读到最后一首,不禁暗吃一惊:曾经以草根诗人名世的梁书正奉献给我们的这本诗歌,就像精心打扫过一样,完全刷新了一样,竟没有一首写他熟悉的打工生活,也没有一首是他曾经发出过叹息和悲鸣的草根诗!

2017年写下的《秋日回乡》,我认为是他为新阶段段起的零号里程碑:岸边,是俯身收割的人/河中,是弯腰捞水的人/阳光懒洋洋照耀,秋风欢快吹拂/我从城市归来,一路风尘仆仆/加入他们之前,我是一粒尘土/加入他们之后,我是山水画中的一笔。

心志表达得多么明确!“我”现在从城市归来,正式加入他们的行列,认领本该属于自己的这片土地。而在之前,我是一粒尘土漂泊在外,无着无落,自然是卑微的、贫贱的,是社会底层的草根;加入他们后,我就是故土湘西这幅山水画里的一枝一叶了,在母亲的怀抱里自由生活和生长。我为正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骄傲。但“他们”是谁?他们是在岸边俯身收割的人,在河中弯腰捞水的人,一句话,他们是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大地和天空,我灵魂的停泊地与栖息地。

就是这样,诗人从此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归宿感和命运认同感。他觉得都市虽然好,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那是别人的。它允许你走进,在那里流血流汗,赚回理所应当的血汗钱,但你毕竟是外省人,是从贫穷荒凉的地方来的,与当地非亲非故,因此,你多么卖力,多么能干,都不可能收留和安慰你的灵魂。只有湘西的大地,湘西心心念念的父母,还有从小哺育自己长大的洲上坪,才会冷暖相知地惦记他,牵挂他,盼他回家。当他从城市回来,心如止水,“所有还未得到的不再期待/已失去的不再挂怀”。(《你我正年轻》)故乡一如从前,扑上来继续用它深厚的情感、深情的水土和粗糙的谷物拥抱他、抚慰他,为他洗去伤痕和疲惫。因而,当他重新面对故乡,重新面对洲上坪,轻车熟路,很容易就在“在草木中找到自己的身份,从泥土中寻出自己的来历”。(《归田园居》)也很容易抛却草根书写的彷徨、焦虑、悲伤、孤独、寂寞、自卑,如同鸟回到蓝天,水回到河流。此时他想告诉人们,他回到的湘西是世上最美的湘西;他拥抱的山水,是人间最好的山水。当他“俯身田野,庄稼就长了出来;俯身寺庙,心就亮了起来”;“俯身乡间”而“我那在柴房煮饭的老妈妈,是菩萨最新的一次转世”。(《和尚山写意》)从心里奔逸而出的诗歌,变得华美、亮丽、简约、明朗、干净、节制,具备中国少数民族诗人罕见的一种质地。他自己的评价是:“有微微倾伏之美”。(《在古苗河源头》)

一种摇摇欲坠的倾斜,显示出一种摇摆不定的写作倾向。但他的诗歌所散发一种信号,即他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的那种对于时间的错置和空间的倾斜的喜好,那种对人生价值、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崇高、理性精神、正义立场等现代性精神的逆向肯定,也能够为他求取自己诗歌的进步发展,提供一片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他的诗歌创作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支点。

宁延达的诗歌是由一幅幅欲望化体验组成的图景,里面有内心的焦虑、苦闷和欲望,有人格理想、主体地位、道德立场在俗世中迷失后的呼喊。但在这样的诗歌中,宁延达的自我迷失,其实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它意在表述自我无力确认自己身份而痛苦挣扎的心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每一首诗歌在对使命感、道德观进行拆解时,已经把一种现代性焦虑灌输进自己的诗歌场景中了,从而激活了自我诗话语的生存空间和再生能力。

我们知道,人生是有无数毒刺横在前面的;人世是有很多荆棘挡在道路上的;人的不完满,是人的一种常态;人的有限性的存在,是人必须面对的困惑。于是,宁延达在其诗歌中力图拨云见日,在浓雾中破除除人的一种所谓的能效,这应该是他立足于基本的社会文化现象症候加以总体审视的结果,是他面对现实真实存在的问题,不断将其剥离,并不断拔取那一根根横亘在自己面前的尖刺的成效。在宁延达的诗歌创作中,他从不会故意遗忘苦难,进入一种无情的抒情模式,而是进行一种诗性的沉重的反思。如果说,生命给予人的生命意识,是宁延达诗歌思想的内核,那么,他在他的诗歌中,是用一种挪用、拼贴、组合、改写之类的写法,来抒写自己对于生命和人世的理解的,这本应该就是诗歌最初的承诺。生命的孤独和悲苦,让宁延达将生命中那些精神性的东西得以尖锐喷发,使他的诗歌具有了自我的文化精神向度。

当今的诗歌创作并不缺乏对理想主义的阐释和宣传,但在诗歌中,从一开始就能径直走到于尘世和事物否定的壕沟里,然后却又能让这个痛苦的盛器去散发光亮,其实是不容易的。宁延达让诗歌叙事开了对于一种苦楚的纠缠,走向了表达的彼岸,开启心灵,去感知和倾听的一种光亮开启的声音。

“但他越来越像一个诗人/就那么一小行一小行地/让光扑面而来”(《持微火》),而这就是诗人宁延达了。